

鳌太记忆

采访人:晨报见习记者 李潇潇
被采访人:浪一刀



鳌山位于太白山以西,也叫西太白,是太白山的一部分,海拔3400多米,是陕西的第二高峰,同太白山拔仙台地区一样,有着迷人的风景,但道路更加艰险。动植物种类非常丰富,石海遗迹遍布山坡,山间云雾缭绕,气象万千,风云变幻无常,令人猝不及防。秦岭的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变幻无常,特别是冬季鳌山穿越太白艰难异常,少有人穿越成功。

出发前的准备

2008年12月26日,在整理齐全装备后我便踏上了征程。
27日早晨5时50分,火车准点到达宝鸡,我出站与来自北京等地的队友会合后直奔汽车站。在加了些许

钱后,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山下的塘口村,经他们介绍得知,这村里河南老乡居然有七八家之多,很是意外,队友们也很不客气的进了一户老乡家里打水,等我们的向导。

第一天 攀登“杀人坡”

中午11时30分,我们一行十四人向着未知的鳌山出发了。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山脚,开始了攀登,第一个坡是队长口中的“杀人坡”。出发时我还走在前边,可到山跟前时已经落在了后边。
这次出行特别要求人和装备不能分离,若途中大队失散则必须保证以帐篷

为单位的两个人的组合决不能走散。2002年上海山友华峥嵘就是因为人包分离后遭遇风雪雾遇难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点是极有必要的。
我和队友无法停止和大队拉开了距离,当我们赶到营地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已经吃过了晚饭,一问,居然晚他们两个多小时。营地叫2800营地,有水源。

第二天 险丢队友

吃完早饭,队友王老大突然提出要下撤,放弃了此次活动。这也是此次鳌太之行第一个退出的队友。
临出发时雪停了,天也晴了,感觉雪比昨天厚了许多且有美景可看,大家的情绪都比较高涨。我们在茫茫雪原中穿行,厚厚的积雪是标准的冬天景致,显得纯净无瑕,特别是进入树林后,景色更迷人了,很像童话中才会出现的仙境。
上午我基本上跟着前队走,队友无法停止在最后。到下午时,我就不敢离他太远了,我跟在队伍的后边,前能看到大队,后能看到他。

需半个小时,从那里再切到队伍的方向差不多需要半小时,这样只是走了个三角,应该没问题,而后边的队友无法停止走到与我会合处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样也避免了干等的寒冷,又能独自拍到导航架的照片。
当我从导航架下到预定的位置,在雪地里找到大队的脚印时向后看却看不到队友无法停止了。天已经黑了,风更大了,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蜷缩在一个半米高的石头后边用防水火柴点了根烟,抽完烟后还看不到任何灯光,打开头灯,决定沿着脚印向前走。脚印时有时无,乱石较多的地方就又不显示脚印了,我努力地辨别着并不时向后看去,希望发现灯光,但没有,难道受伤了?一个念头突然出现,使我打了个冷颤,我停了下来。

在这寒冷的旷野,如果他没跟上也又没人肯回去找怎么办?而我却背着我俩的帐篷,我有责任回去。
当我走到一片大石头处,发现脚印没了,我又从左前划半弧向右寻找,在我转身时看到了后边的灯光,猛地一惊后马上反应过来,是他!摘下头灯对他晃了晃,看到他也晃了晃,于是,我便站在原地等他。站了几分钟后,身子凉透了,没有可背风的地方,只有在原地转,转着转着看到了大队的脚印,心里踏实多了,可在寒风中绕了近一个小时后看到灯光还是离那么远。这时却看到前方坡下有光线,心中一暖,我知道他们有人来接我们了。

第三天 考验意志的一天

今天队友无法停止也决定放弃鳌太之行,这已经是第二个决定退出的队友了。
出发不久,风雪就更大,能见度也就二十米。我们顺着山的右侧踩着草坨横切,大风会很快地带走你的体温。队友一路杀和寒松去年走过这条线,队友一路杀说:“今年生活好,大家都吃胖了。”其实是说大家都点浮肿。
大家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着,石头上有雪,滑;草坨下有暗冰,滑;下午接近营地时我也滑倒了,倒下那一刹那我想用登山杖支撑一下,结果把

登山杖给别弯了,我也重重地摔到了雪地里,好在没受伤。
下午近五时我到达了营地,又累又冷大家早早地钻进了帐篷,只有我在烤火,向导又把老阿叫了过来,说到前进的危险性,主张下撤,背夫也要求下撤,说宁愿不要前两天的钱也不走了,说着说着就想哭,说他本来在俄罗斯打工,因为太冷回来了,没想到山上还不如俄罗斯呢。老阿也没有了主意,心有不甘地说征求大家的意见,看大家的意见,问了一圈大多数想继续走,最后决定明天早上确定。

第四天 感谢队友的鼓励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没人再说进与撤的问题,很自然地出发了。
今天都是顺着山梁上上下下地行走,我的状态出奇得好,一直走在前边。这么能走让我感到奇怪,感到害怕,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在这几天,我总是被队友

照顾着。每天,队友老刘都是第一个起来烧好开水,先添满队友东南飞和我的水瓶再烧自己的水。我走得慢,他总是催促着我先走,今天出发我们上到半山腰时看到他才收摊。队里几个速度快的先锋也总是鼓励着我,给我支撑着走下去不放弃的力量。

第五天 营地雪场秀:冷与热

天空依然晴朗,他们说今天强度不大。早上照例烧上一瓶开水带着,几天的早饭都是冲些豆奶粉、蛋白粉之类,倒是挺管用,但连续吃了几天让人觉得很腻,只

想吃些咸食。
早上近十点拔营,照例我先走。上了山头往下就进入了一片树林!进入树林后雪更厚了,而且有些树太低需要爬着才能通过。

下午两点多我们早早地扎营了。难得的好天气,营地成了晾晒场,几天来睡袋都是潮湿的,终于可以晒晒了。扎好帐篷生了一堆火,这一路最大的享受就是烤火,当然,有时扎营在没有条件生火的地方时连这唯一的享受与娱乐

也免了。由于第二天是元旦,大家围着火一直烧着水,烤着鞋像除夕看春晚似的迎接2009的到来。大家谈户外,谈鳌太,计算着时间,预计着七天能下山,预计着能赶上元旦期间山下的庙会,预计着能偶遇到哪些队。

第六天 “石头阵”里险迷路

清晨起来天气很冷,早饭后,天气由晴变阴,雪也越来越厚,深至胯部。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穿过了树林,穿过了积雪区,这时却刮起了风,雾也上来了,很冷,很冷。
下午四点左右,在这风雪雾的恶劣天气下,向导也弄不清该往哪走了。几名队友经GPS确认方向不错,决定继续走。从山坡走不久就从山右侧开始了横切,切不久有个山坡突出一块大石块,向导从上边翻过去了,有的人嫌滑不安全就往下降着切,这样队伍在一面山坡上就走散了。我在最上边一层,走的比较慢,被甩到了后面,只好依稀地辨认着队友的脚印走。下边几层的队友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只有靠喊声联络了。
就这样走着,看不到人,但从喊声上感到山上哪都有人,声音分辨不出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后来队长告诉我

们,他怕人员走散喊着让集合,但大多数都没听到。山都是尖的,从上边切和从下边切走的路不是一个概念,走着走着,我看到了“一路杀”,他说另外的人和营地都在下边,我们就往下走,到营地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向导,背夫及开拓者三人!
已经六点多,又冷又饿又累,队长老阿在支帐篷,我们几个赶忙生火,刚把火生着,就看到山的另一边有灯光晃动并有喊声传了过来。
他们喊着,我们回着,但彼此都听不清内容,等了一会儿,开拓者与向导老潘过来了,气势汹汹很生气的样子,这时我们才得知是我们走错了,而在这之前所有人都以为向导走错了。一番商量后,我们决定随着向导去另一个营地,队长老阿和另外几个队友的帐篷已支好就不动了,约好了明早七点开对讲机联系。

第七天 队友遇险

清晨的营地周围,还是白茫茫一片。早上风不大,雪也不大,雾却不小,七点半时对讲机里传来老阿的呼叫声,得知他们已经起来了。
早上十点多钟,队友五岳从另一营地先过来了,说老阿在后边,不一会儿队长老阿和几名队友也一起过来了。我看着我老阿表情不对头,一问才知道刚从另一营地来的途中他不慎滑到了山下约十几米深的沟里。队友们赶忙为他检查身上,还好,除了一些小伤外幸无大碍。
队伍继续前行,翻石头、切山梁、趟积雪,而今天主攻的是一个叫金字塔的地方,听说石头不小。
连续几天奔走,从昨天开

始就感到体力真的是下降了。在营地精神还行,刚背上背包时感觉比较轻松,可一出发,短短十几分钟后,就感到背包是那么沉,走着也没有之前的那种状态了。
上太白山,这样的大石头偶尔碰见,而在这条线上几乎是天天都在翻石头,没完没了的,爬了半天以为到塔顶了,上去一看又是一层!直到中午两点,大家才到了塔顶,小小的兴奋后开始各自签名留念。
第七天了,已经没有开始时的激情与新鲜感了,开始讨厌这山,讨厌这没完没了的灰色,讨厌这没完没了的大石头,讨厌这没完没了的翻越与横切,吃的也所剩无几,只剩战备粮了。

第八天 终于吃上一顿真正的饭

早上起来看到天空晴朗,一看这天气大家都格外地高兴,迅速整理行囊,九点就拔营了,接下来就是向前一路狂奔。

到了南天门,东家还在,食物却只有面条和白菜了,饥肠辘辘的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吃了起来,晚上也终于在床上好好睡了一觉。

第九天 下山回家

下山心切,大家都早早地起来了,睡了几天雪地再睡床板倒有点不适应,硌得腰疼。早上8时,队伍迎着朝霞下山了,经过一路疾走终于在中午12点30时赶到了山下。在看到公路的那一刻,我真的一步都不想走了。坐上老刘订好的

车,奔向厚岭子,首要的就是先祭“五脏庙”,奇怪的是吃再多也不觉得饱。
饭毕,按原计划直奔西安火车站,在这里大家彼此一一道别,互道珍重。1月5日早晨7时我乘坐的火车准时到达鹤壁,我回家了!

